

新的战斗

7.7

美国文学名著丛书

新的战斗

*

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

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
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53开本 4,375印张 179,000字

1978年4月第1版 1978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10071·120 定价：0.51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短篇小说集。在这十四个短篇中，从不同角度、不同侧面，反映了我国工厂、农村、部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、批林批孔运动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的斗争风貌。塑造了在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的风浪中，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老一辈、新一代的工农兵英雄形象。热情地歌颂了新生事物。

封面设计 龙世斌

插 图 赵士英



目 录

新的战斗·····	北师大中文系七三级三班(1)
人民的战士·····	窦孝鹏(24)
父 亲·····	阎丰乐 曹秀清(47)
算 账·····	陈建功(64)
新来的副书记·····	赵巨鹏(79)
清 积 雪·····	张建军 张树杞(91)
草原的女儿·····	李国馥(103)
北疆风雪·····	母国政(115)
心 愿·····	北师大中文系七三级三班(149)
大虎伏“虎”·····	于文香(169)
蜜桃花开·····	李存葆(188)
一丝不苟·····	梁向东(211)
担 子·····	马 霄(220)
龙爪松下·····	陈昌本(230)



新的战斗

北师大中文系七三级三班

北方的三月，虽然寒气未消，却已充满春意。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像春风一样，迅速吹遍全国，也吹进张庄贫下中农社员群众的心房，革命、生产搞得热火朝天。正当党支部书记高俊英到县里参加理论学习班的时候，城里工厂到这儿招工的事儿，在村里激起了一场波澜。

一

这天，天气格外晴朗。社员们干劲十足，播种着最后一块大麦。休息了，盛田伯看着远处一片片嫩绿的麦苗，看着身边新播种的黑油油的土地，不由得一阵喜悦涌上心

头。盛田伯是大队党支部委员，二队队长，今年六十多岁，黑红的脸庞上，那刀刻一般的皱纹透着倔强、刚毅。

“盛田哥”，低哑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盛田伯回头一看，人称“小算盘”的中农张广发站在身后。“有事吗？”盛田伯问道。

“啊……，有点小事，得跟您商量商量。”张广发一边说，一边从上衣口袋摸出一支香烟，递给盛田伯，“大哥，先抽根烟。”

盛田伯额上的皱纹拧到一块，他没有接烟，膘了一眼张广发那透着殷勤的脸，不动声色地说：“我这儿有。”说着，从腰间解下烟袋，就势踏在地埂上。

广发略一迟疑，又往前凑了凑，说：“别抽你那个了，这‘大前门’的可有味儿了，您尝尝。”说着，蹲在盛田伯身边。

“有味儿？是呀，有味儿，抽着头晕。”盛田伯一语双关地说。他挖了一袋烟，点上火，吧哒吧哒抽起来，看见广发手里拿着烟，给也不是，不给也不是，十分尴尬，就说：“有啥事儿，你就直说吧！”

广发自我解嘲地笑了笑，只好自己点上烟，抽起来。他又瞧了一眼在地里休息的社员，两个眼珠子转了转，凑近盛田伯耳边嘀咕了几句。

盛田伯声音洪亮地说，“招工这事儿，得等俊英回来，由群众讨论提名，支部研究决定，最后由公社批准。我一个人，没这个权力。”说着，站起身来。

广发听到“得等俊英回来”，脑袋本来已经耷拉下来，听到后一句，又来了劲；他也站起来，低声说：“盛田哥，只要大队同意了，公社倒好办，您就给办了吧！”

“哦？公社倒好办？”盛田伯回过头来，锐利的眼光在张广发那张半焦急半自信的脸上扫过，他明白了：小算盘是想靠在公社当办事组长的叔伯兄弟张广生走门路，难怪社员们反映，这几天他误工跑了好几趟公社。这可不是好苗头，得卡住！想到这儿，盛田伯严肃地说：“大队没同意，哪好办也不行！”

广发的脸一下子变了色儿。

一听到招工的信儿，广发的小算盘就拨拉开了：当工人可比在家抡锄杠子强多了，柱子要是走了，以后每月捎个十块八块的，那日子就更美了！他连着跑了几趟公社，张广生倒是满口答应，但他说关键在大队能不能把柱子推荐上来。张广发想高俊英办事的原则性是有名的，现在正巧不在，可真是个好机会，实指望从盛田伯这里闯过大队这一关，这事就齐了，可没想到还是碰了钉子！……广发肚子里那盘算盘再也拨不出个小九九来，正想硬着头皮跟盛田伯再蘑菇蘑菇，只听地里一个姑娘大声喊：“俊英姑回来了！”就像脑瓜顶上打了个响雷，广发心里一震，手里的烟头差点掉在地上。

盛田伯往大道上一看，只见一辆装满粪肥的手推车平稳地停了下来。高俊英擦了擦额上的汗水，微笑着迎着社员们走来。她四十左右的年纪，稍高的个子，剪着短发，

穿着一身家织青布衣裤，那清秀的脸上，一双明亮的眼睛闪着锐利、坚定的光芒。

柳大婶把头上的手巾摘下来递给俊英，关切地说：“俊英，你刚回来，也不休息休息？这点活儿我们捎带着就干出来了。”

俊英接过毛巾，认真地说：“不参加劳动还行？光动嘴，不动手是资产阶级的作风，咱可不能和它共事呀！”

“绝不和资本主义共事！”这是高俊英常说的一句话。这个苦大仇深的贫农女儿，自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入党、当干部以来，是这样说，也是这样做的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不久，窃据大队领导职务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李贵利用职权，滥砍队里的树木，打着集体的旗号准备运到外地搞投机倒把。那时，俊英正生重病躺在家里，听到信儿，她硬是支撑着病身子，带领一批社员，追到村口大道上把大车拦了回来。李贵把她看成眼中钉，千方百计要整她。有的好心人劝道：“别伤那么多人了！”她坚定地说：“共产党员死都不怕，还怕伤人？搞资本主义的人，咱就要伤！”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，她的斗争性更强了，她和张庄贫下中农一道，经过反复较量，终于揪出了混进党内多年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李贵，夺回了他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。后来，她当选为县革命委员会常委，领导上准备调她到县里工作，她却申请回队，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。她带领广大干部、社员群众狠抓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，粮食产量连年跨千斤，成为全县的先进大队。这次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

理论，她的目光更敏锐，看得更远了，她清楚地意识到，眼前面临的，又是一场新的战斗！

社员们围了上来，团支部书记翠香一把抓住她的挎包，说：“哟！俊英姑，这鼓鼓囊囊装的是什么宝贝呀？”柳大婶白了翠香一眼：“俊英刚回来，怪累的，别那么拉拉扯扯的，那里面是书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”

俊英打开挎包，拿出一叠小册子，深情地说：“是宝贝呀！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和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十三条语录，我都带回来了！”

社员们接过书，仨一群俩一伙，边看边议论。盛田伯把烟锅掖进腰里，那双长满厚茧的大手在衣襟上蹭了蹭，小心翼翼地接过一本，眯起老花眼细心地看了看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俊英，你回来得正好！这几天队里有些事儿，正要靠它好好分析分析哪！”

俊英刚才在一队干了会活儿，已经了解到一些情况，这时，她点点头，胸有成竹地招呼大伙说：“是呀！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是锐利的武器，咱们大伙摆摆问题，分析分析！”

社员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：

“这几天咱队的这些事，看来都和这次招工有关系！”

“可不！”

“村里有一股谣言，说这次招工是让干部的孩子走，说得有鼻子有眼！”

“有几个小青年心也浮了。”

俊英一回来，广发的心里就像十五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闹个不停。见大伙都亲热地围上去，他犹豫了一下，也硬着头皮凑过来。这会儿听到大伙说起招工的事儿，就把脑袋低了下来。

俊英注视着广发的脸色，平静地问：“广发，听说你想让你家柱子去当工人？”

翠香抢着说：“可不！大队还没讨论，他就跑到公社钻门路去了！”

广发坐不住了，他嘟囔着：“想当工人也不犯法！”又瞅了俊英一眼，接着说：“秀华能去，柱子为什么不能去？”这声音就更小了。

李秀华是俊英的女儿。这话明摆着是冲着俊英来的，社员们一听，七嘴八舌地驳斥广发：

“秀华高中毕业回村够两年了，表现又好，为什么不能出去？”

“这闺女自打当了科技组长，一个心眼扑在实验田里，我看就该让她去！”

许多社员都表示赞同，俊英却看见柳大婶抬起头来，想说什么又止住了，就问道：“大婶，您的意见呢？”

柳大婶说：“秀华这闺女不错，她去当工人，我举双手赞成！可是群众会还没开，听说她的登记表就跑到公社去了，这事儿可不符合政策呀！”

“哦，还有这事儿？”

“看来村里这股风还真有点来头呀！”

“别瞎说，俊英不是那号人！”

社员们交头接耳，纷纷议论起来。

翠香一见，生气地一挥手：“秀华自己根本没报名！”社员们听了，逐渐安静下来，一双双期待的目光集中在高俊英身上。

天上卷起一团乌云，树枝摇动着躯干，哗哗作响。

翠香看看天气，说：“起风了。”

盛田伯意味深长地说：“风还不小呢！”

俊英微微一笑：“风大点有好处！”她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头发，坚定地说：“向国家输送人材，是咱贫下中农的责任，是大好形势的需要。可是有的人却想趁机会为自己打算盘，破坏党的政策！阶级敌人也在活动！”她把手有力地一挥：“这没啥了不起！咱张庄贫下中农靠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什么风浪没闯过？现在毛主席发出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，咱们一定要认真学好，坚决执行党的政策，切实做好招工工作。”

社员们点点头，干活去了。张广发背着手也走了。

俊英叫住盛田伯和翠香，注视着广发的背影对翠香说：“今儿晚上你们团支部组织团员、青年先学一步，注意做好柱子和青年们的思想工作。”接着，她又对盛田伯说：

“刚才听一队社员反映，李贵这几天又活跃起来，咱们可要提高警惕！”

盛田伯点点头，又想起了什么，说道：“噢！广生这几天拉来儿车砖瓦，还到处张罗人，说等过了清明就动工盖

房。”

翠香哼了一声：“他家五口人住着五间瓦房，还嫌不好，真不像话！”

“他还要盖新房？”俊英不禁沉思起来。张广生是本村人，和高俊英一起入党，当干部，文化大革命前几年，就调到公社工作了。十天前，他向大队提出把南坡那块向阳地批给他盖新房，根据他的情况，大队党支部没有批准，县里办学习班之前，就已经通知了广生。可是，现在他还在……

俊英想了想，对盛田伯说：“收工后，咱们开个支委会，研究一下。”她又从挎包里拿出一张登记表，交给盛田伯，两人低语了几句，俊英就挽挽袖子，推起小车，迎着风，甩开了大步。

二

这张招工登记表，是高俊英亲自从公社取来的。

在县里，高俊英就知道了招工的事。她想：怎样对待招工，也是一场斗争，由于三大差别的存在，有少数人变着法儿要往城里跑。这回我们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，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，对广大社员进行教育，做好招工工作。为了把工作做得更扎实，回村路上，俊英先顺路去了一趟公社，了解情况。

公社办事组的屋里静悄悄的。张广生坐在椅子上，正想心事，正在掂量他那条一箭三雕的妙计呢：先给秀华填

上表，好在这孩子本来表现不错，要分配她当工人去，人们也没的说。那时我再提盖房的事，俊英就不好再说什么了，礼尚往来，是人之常情嘛！只要高俊英让秀华走，她也就不好拦柱子了。

他想得正入神，高俊英来了，张广生迎了上来。

广生问明来意，简单地介绍了招工的情况，接着把替秀华填表的事说了，一面观察高俊英的神色。

俊英脸色很平静，心里却翻腾开了：秀华早就表示要扎根农村，她自己是不会报名的，张广生为什么替她填了表呢？她不动声色地问：“秀华自己报名了吗？大队推荐会开了吗？”

广生满不在乎地说：“啥！这都是手续问题，只要你同意了，还不好办？”

俊英压制着内心的激动，平静而有力地说：“广生同志，你这样做，可不符合党的政策呀！”

广生的脸顿时涨得通红，他想：八成俊英是怕社员有议论吧？于是还是不在乎地说：“这没啥了不起！秀华表现很好，大伙不会有意见的！”

“按党的政策办事，是个原则问题，绝不能含糊！”高俊英斩钉截铁地说。

广生原来的打算完全乱了套。他点起一支烟，定定神，打着哈哈说：“你呀，这么多年了，这较真儿的脾气还改不了！我心想秀华是高中生，又是张庄青年中的尖子，不送这样的青年送谁？我这不光是替你孩子的前途着想，也是

为国家工业建设着想呀！”

俊英猛地站起身，走到窗前。半晌，她转过身来，对广生说：“当父母的是要为子女的前途着想，可什么叫前途，咱俩想的不一樣呀！”看看广生一阵红一阵白的脸色，她缓和了一下口气，又说：“广生，咱们都是党员、干部，可不能搞特权，拿党的政策给自己办事呀！”

广生不说话，闷着头抽烟。

办事组的工作人员在院里喊：“老张，县里来人找您！”

俊英拿起挎包：“广生，这事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，咱们以后再谈吧！”

广生心里很乱，这事儿是不大符合手续，可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的？俊英较起真儿来，闹不好，盖房的事就更难张口了。……不管怎么说，俊英要是让秀华走，事情总还好办点。想着，他拉开抽屉，拿出给秀华填好的那张表递给俊英，试探着说：“这事儿，我不该先办，你把表拿回去，按手续办吧！”说着，又递过一张空白表来。

俊英明白了广生的意思，她本来还想说些什么，可是一想广生也不是一下就能认识错误的，还是让事实教育他吧！

她把表放进挎包，说：“那好，我走了。”

广生看着高俊英的背影，脸上露出一丝笑意。

可是，他完全想错了。

三

晚霞给大地镀上了一层金色。忙碌了一天的村庄笼罩在缕缕的炊烟之中。秀华放好水，点上火，坐在灶前，聚精会神地学习着三十三条语录。

俊英家的三间土房，还是土改时分的，有的地方墙皮已经脱落。但是，院内那几棵在晚风中昂然挺拔的钻天杨，那一小块浸透秀华心血的绿油油的良种试验田，却给小院落带来盎然的生机。

屋内陈设简朴，北墙正中，端端正正地挂着一幅镶有大红镜框的毛主席像，两旁是几张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宣传画。柜上摆着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，还有农业科技书。高俊英收工后，在地头和支委们开了会，又到地里转了一圈，才回到家里。她看看把头埋在书里的秀华，说道：“这次招工，听说你广生叔给你报了名？”

秀华抬起头，把垂到胸前的两根小辫子甩到身后，“谁给我报名我也不去！”

妈妈问：“你为啥不去呢？”

女儿没有回答，她把学习材料往灶台上一放，跑进东屋，拿着一卷纸出来，俊英接过一看，上面用红笔写着“张庄大队十年远景规划”。她马上明白了女儿的心思。

明月当空，星光闪烁。母女俩捧着规划图，沉浸在远大的理想之中……

图上那一块块的方格仿佛变成了一片片整齐的高产

田；那红笔注明的数字仿佛变成了沉甸甸的麦穗，白花花的棉桃；机井喷射着沸腾的浪花，沟渠密布，清泉淙淙；层层绿荫掩映着排排整齐的新房；政治学校，五七农中，良种场、加工厂、卫生所、敬老院、幼儿园，星罗棋布，点缀其中……多么美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呀！

美好的未来，远大的理想，激荡着母女俩的心。半晌，秀华激动地说：“规划上要求粮食亩产要过双千，棉花要超双百，我们科技组的担子更重了！”她那双大眼睛，射出兴奋的光芒。“农村的远景要靠我们的双手去描绘，有多少事等着我们青年人去做呀！妈妈，您说，我舍得走吗？”

晚风吹进屋门，也荡起俊英心中的层层波澜。她赞许地说：“秀华，你想得好啊！”

秀华调皮地把头一歪，说：“您整天教育我，我还能想差了？”

俊英端详着秀华兴奋的面孔，感到女儿正在风雨中成长；不过，她的理想中好像还缺点什么……，白天盛田伯反映的广生还在张罗盖房这件事，支委会上讨论了，大家都认为，这和广生给秀华填表有关系。俊英想：应该用这件事儿进一步教育秀华，使她在这场新的战斗中锻炼得更自觉，更坚强。想到这里，俊英问：“秀华，你广生叔盖房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”

还沉浸在幸福的憧憬之中的秀华，不明白妈妈为什么忽然提起这事儿，她的大眼睛忽闪了一下，点点头说：“知道了。”

俊英看出女儿的疑问，她拿出广生替秀华填好的招工登记表，说：“你想过没有？你广生叔替你填表，和他要盖新房，这两件事儿有什么联系？”

秀华是个聪明的姑娘，一点就透，只见她的眼睛又忽闪了几下：“他这是在搞交易！”说着一把夺过登记表，抬脚就往门外跑。

“你干啥去？”

“找他算账去，让他回来在团支部会上说个明白！”秀华已经冲到门外。

俊英不禁笑了，她叫住女儿，说道：“你呀，脑瓜子又热了！你广生叔干这事是不对，咱们要斗争，可也要注意方法，光跟他算账就行啦？咱们要帮助他从思想上认识错误！”看见女儿的情绪逐渐平静下来，俊英又说：“再说，这也不是和张广生一个人的斗争，这是一场新的战斗呀！”

秀华睁大眼睛看着俊英，好像要从妈妈脸上寻找什么东西。

俊英添了一把火，从灶台上拿起学习材料，把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念了一遍，念到“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，工资制度也不平等，有八级工资制，等等。这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。所以，林彪一类如上台，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。”这一段时，她加重了语气。

秀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她抚摸着垂到胸前的小辫，听见妈妈又说：

“秀华，你立志扎根农村，这很好，可有人却变着法